

我们站在大地的尽头幸福地绝望

——佚名诗人

ULYKKE OG LYKKE

不幸与幸福

[丹]尼尔斯·托马森◎著 京不特◎译



克尔凯郭尔镜像
KIERKEGAARD IN THE MIRRORS

复出版社

KIERKEGAARD IN THE MIRRORS

不幸与幸福

[丹]尼尔斯·托马森 著
京不特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幸与幸福/(丹)尼尔斯·托马森著;京不特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

(克尔凯郭尔镜像)

ISBN 7-5080-3611-5

I. 不… II. ①尼… ②京… III. 人生哲学-研究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243 号

Niels Thomasen: Ulykke og Lykke © Niels Thomassen & Gyldendalske Boghandel,
Nordisk Forlag A/S, Copenhagen 2001.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5865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1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幸福生活和自由

——代译者序

尼尔斯·托马森是当代丹麦在人生哲学方面颇有影响的哲学家。而《不幸和幸福》则是尼尔斯·托马森新近的著作。《不幸和幸福》一书出版后,不仅仅流传在知识界和人文方面的大学生中间,它也得到了中产阶级阶层、特别是中年的市民阶层的欢迎。一方面人们因为熟知作者从前的那些发人深省并且令人难忘的著作而对这一新作有所期待,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部著作本身在人生哲学方面,比起从前这方面的讨论,不管是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达到了远远更高的层次。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将西方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看,因为人们在为工作、为“成功”而奔忙至于终究免不了要考虑这些问题:我在根本上到底是为什么而奔忙?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幸福么?什么是我所追求的幸福?等等。同时《不幸和幸福》也是一部讨论基尔克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著作,可以和对基尔克郭尔的著作阅读构成一种互补: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幸和幸福》,我们能够更浅显地理解基尔克郭尔对于自我和“做人”的存在性解读;而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基尔克郭尔译介,我们也能够对《不幸和幸福》之中的人生主题讨论得到不断加深的认识。当然,书中涉及不仅仅是基尔克郭尔的哲学,它同样或多或少地关联到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

尼尔斯·托马森在《不幸和幸福》一书之中阐述了一种为幸福生命的自由观。人有着向往幸福的驱动力;努力摆脱不幸和追求幸福,就

是溯源自生命本身。而基尔克郭尔谈论生命中的自由,没有自由选择的“幸福”或者“快乐”只能是非本真的。托马森在他的引言里谈及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通过『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魔鬼”,那么,他对基尔克郭尔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看的呢?事实上,托马森从自己的幸福人生哲学出发,在《不幸和幸福》中,首先对基尔克郭尔的存在主义进行了讨论(自由的问题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为此托马森也在书中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进行了讨论)。尼尔斯给出的自由的定义是,人能够进行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并且能够去自己安排的自己生活。当人生变得空虚、或者无法找到自己、或者在其自身的生活中变成局外陌生人时,生命没有幸福可言。这通常被称作是异化。幸福的人生则相反,生命在此时此地是充实的;一个人有根本的可能性、能够生活在这种可能性之中,并且对自己是在场的;这时,这个人的生活是丰富而现实的。托马森首先所谈的是生命中的不现实,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基尔克郭尔在《非此即彼》的第一部分中对那『最不幸的人』的论述,那种丧失了现实性的可能性:“除了是疯狂之外,生活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愚蠢之外,信仰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厄运的暂缓之外,希望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伤口上的醋之外,爱又会是什么别的。”而相反在讨论幸福的人生是托马森也用到了基尔克郭尔著作中对快乐的谈论:快乐的时光是自我具有现实性的时光,“什么是『快乐』,或者什么是『是快乐的』?它是『对于自己来说真实地是在场的』;但是这『对于自己来说真实地是在场的』,它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存在于今天』,真实地存在于今天。『你存在于今天』越是真实,那么,在『存在于今天』中,你就越多地『对于你自己来说是完全地在场』,那么那不幸的一天『明天』对于你也就越高度地不存在”。现实的自我,“对自己的在场”就是幸福的一种形式。而“现实”意味着对“可能”作出选择、意味着决定,而不是在“自由之可能性”之中、在哈姆雷特王子的“存在还是不存在是一个问题”之中徘徊。

生命中的不幸和幸福也表现在生活之分裂 and 和谐之上。一个人与他者的冲突和自身人格或生活中的分裂,都构成生命的不幸。在基

尔克郭尔那里,这种分裂被表述为“人对自己的一种错误关系”,他笔下的审美者就是处在这种错误关系之中的个体,他们以滥用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通过『对自由的滥用被设定』而被设定的”,因而人格中的各种对立面无法达成和谐的综合。托马森表述了更多种人生中的分裂状态。人们向往着从事有意思的工作、得到优惠的工资、获取社会名望、具备一个内容丰富而且更替的性生活、体验惊心动魄的爱情、拥有融洽的家庭和令人骄傲的孩子、拥有舒适的住房、在业余有所收获并且在娱乐和健康方面有着欣喜和满足,等等;但是总体看来,要使这一切都联贯起来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客观地说,人难免会和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家庭等等发生冲突,人生伴侣之间的关系也显示出它向人提供的丰富的冲突,从单相思和嫉妒到一个人最终没有足够的爱情去爱所有自己所爱的人。在不知足地想要得到更多的时候,人将自己分裂开。基尔克郭尔出于存在哲学的自由概念提出,对于分裂的诊治是“去成为精神”,精神是人身上的整合化力量,它既是人的高贵标记又是对人的无限要求。站在幸福人生观的立场上看,分裂是不幸的,幸福是免除分裂。古希腊人在面对这种生命的现实境况时,构建出一种以和谐为核心的人生哲学。托马森认为,和谐的关键在于使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能够共济地起各自的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生活能够相互提供活力,而不是相互消耗。托马森用“协作”这个概念来标示生活中的和谐关系。积极的协作意味着使各个方面相应地共同起作用——完成一项工作、去爱一个人等。如果人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协作,那么在人与人之间、或者在自己的各个方面之间就有着一种相互给予肯定和相互为对方提供力量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起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病症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无聊”这个概念。在基尔克郭尔的《非此即彼》中有一段对无聊心境的描述:“我彻底不愿意。我不愿意骑马,那是太剧烈的一种运动;我不愿意走路,那太化费功夫;我不愿意躺下,因为,如果我躺下,那么我要么将继续躺着——这我不愿意,要么我将重新起身——这我也不愿

意。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很明显，无聊是一种不幸。人将自己锁定在特定的观念之中，并因此而排除了自己去更新生活的可能性。登徒子将自己锁定在把异性中的众多作为自己的欲望对象的乐趣之中。这样一个唐璜式的人物把自己和那共处所包容的其他内容隔绝开，而等待着（她）的只是无聊。而外在地看，在我们的工业文化之中，单调的工作就是生命中典型的无聊。托马森在这里所谈的“无聊”现象不仅仅是关于人所感到的枯燥乏味，而是涉及了生活进程中每一种静止的形式——生命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而变得僵滞。比如说，有的人因为精神上受到打击，巨大的丧失使得生命被禁闭在悲伤之中无法得到解脱；而有的人则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这也可能是一种僵滞的人生状态——嬉笑一切，在嬉笑中可以是幸福的，但并非所有笑声真正地都是幸福的笑声。基尔克郭尔笔下的审美者说：“时间走逝，生活是急流，人们如此说，等等。我无法感觉到它。时间停滞而我也同在其中。我所投出的所有计划，同样封闭地飞回到我自己；在我想要唾口水的时候，我唾在我自己的脸上。”（《非此即彼》）“时间停滞”说明他的存在是一种无聊，他的生命缺少内容；为什么？因为这之中缺乏运动；在基尔克郭尔那里，运动被表述为“成为”，而人的本真“存在”就是在“成为”之中的存在。存在是成为自己——在一种本真的选择行为之中将构成自我的诸对立面保持为一体，而这种选择是一切其他行动的前提条件。存在就是“由那无限的和那有限的、那永恒的和那现世的所养育出来的那一个孩子，所以是持恒的努力追求”（《终结中的非科学后记》）。运动是静止（僵滞、无聊等等）的对立面；我们生活在每天发生的事情中，并且为这些事情所动。能够感动我们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春天的暮色中辉煌的宁静、向自己所爱的人所作的献身、乃至为发展自己新的生命质量所进行的学习活动（学习和发展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在人的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必须有所变化、将自己发展成为某种“更多”。但是，托马森也指出，存在并非仅仅是运动；日常的常规性和习惯性的事物也是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能够在之中得到休憩。生活应当因生长和发展而丰富，但同时也应当在同

样程度上有着重复。在各种单个体验的充实——诸如玫瑰花香、音乐和食物的美味,也是生命所需。人和运动的关系也就是人和时间的关系,生活由时间构成,而运动就是对于这时间的实现。人生有限,所以生命中的本真运动有着决定的意义:这本真的运动使得生命的时间成为一种幸福的时间;而同时,时间的流逝是单向运动,无法追回,对这个事实我们也应当有一种健康的态度。

托马森也对基尔克郭尔哲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恐惧”¹进行了讨论。恐惧是不幸的生活的又一个方面。基尔克郭尔的“审美人生阶段”之标志就是:审美者的存在是一种在恐惧中的存在。恐惧不同于畏惧:畏惧的对象是明确的,所以在一个人身处畏惧的时候也就有着努力避开那具体威胁物的可能性;然而恐惧则不同,身处恐惧的人感受到威胁而无法知道这威胁是从哪里来的或者由什么造成的,所以在恐惧中,这种莫测的威胁足以使人人为之心灵瘫痪。² 那在恐惧之中对人构成威胁的东西,可以是来之内心、来自人所不愿意认可而对之进行压抑了的那些想法和冲动。它也可以是外来的;在现代西方文化之中,每一个人都面临巨大的期待——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某种特别的人、成为某种自成风格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实施其生命、通过各式各样的体验来发展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文化环境就往往成为恐惧的引发物。恐惧在现代社会里是自我认同性危机的情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主流的生活方式理念就是“为成长而成长”、“为权力而权力”以及“为成就而成就”等等;然而在这种文化中,最被忽视的事实是:单个人脆弱得不可思议而容易受到伤害。正是这种脆弱(一个人会以为只有自己具有这种脆弱而别人没有并且不知道有这种脆弱)使得对“成就”的要求在人的脊梁骨底下构成一种无法言喻的威胁,因而引发出恐惧。一个人变得心灵瘫痪并且不知所措,他的(关于“我是谁”的)认同性进入危机。并且人们总是竭力向他人掩盖自己的这种恐惧。恐惧真正是有着假面狂欢舞会的外衣。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确实是隐藏着极大的恐惧。恐惧是某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人不知道要逃到哪里才能避开它而得以安息,就

是说,生活的空间分崩离析了。基尔克郭尔在诊断了人的恐惧之后提出了恐惧的对立面——信仰;他把信仰定性为“对于上帝的爱”。在基尔克郭尔那里,信仰是单个人向“那绝对的”、向“永恒的真相”(就是说,向上帝)的绝对皈依。他将信仰定性为对自我的完全实现——蕴含了对那“设定自我”的绝对力量的依赖。它是存在。它是精神。它是激情、真挚和严肃。它是人在悖论中所达成的认识。托马森在自己的人生哲学中用“安全感”取代了基尔克郭尔所用的“信仰”。托马森指出,与恐惧相对立的情形是:一个人自然而随意地处在他的环境中,自然而随意地置身于自身之中,能够让自己从属于并生活在一个信心的世界之中。他所说的信心或者“安全感”是在人际间的爱、友情和自然关系的具体关联之中产生的,它是信任和自信的合一。

虽然我曾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上海听一个诗人朗诵过这样的诗句:“我们站在大地的尽头幸福地绝望”——那是诗人对无奈的描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只能说,绝望只属于不幸。人们不断地受到打击、遭受丧失,并且这常常是我们所说的“毫无意义”的事件:不幸事故、疾病和人间的恶意等等。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常常以偶然的面目出现而打击我们。“为什么被暴风吹倒的大树恰恰在压在我爱人的身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女儿成为强奸和谋杀的牺牲品?”然而,这一类事情之所以是无意义,也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摧毁了我们的生活并且夺走了其意义。这时,绝望就在一个人的身上爆发出来。同样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人类世界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战争等等:这个充满了苦难和邪恶的人世间到底是不是有着什么意义。如果陷于这种绝望的人没有就此落入对生活的诅咒或者陷进那麻木的自暴自弃之中的话,那么也许他就不得不放弃自己而去听任命运的盲目必然性,或者其信从于上帝的全知,将这一切理解为一种无法理解的天意。绝望主题在基尔克郭尔的著作中是贯穿性的,对于他,绝望是一种普遍的症候——所有审美的存在都是绝望的。绝望是自我中致死的病症,因为个体人不得不生活在各种有限的前提中。绝望是意义的丧失,正因此,在加缪看出了存在的荒诞之后说,“只有一个真正

是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存在主义哲学的问题就是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基尔克郭尔所给出的“绝望的对立面”是信仰，因为信仰赋予意义，为自我给出永恒的有效性。托马森指出的范围更广——与绝望相反的是那充满意义的生活。一个行为的意义常常在于人们对于这个行为所具的目的。人们做工作，在这行为之中常常那个既蕴含了一种直接的意义，比如说造房子、照顾病人等，也蕴含有一种间接的意义——通过这工作而赚钱生活。而人们所作的另一些事情，比如说跳舞、游戏、恋爱等等，有着其自身的意义。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依据于其自身，它是无须任何辩护解释的。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此：有意义的事情是人性的财富、是成功的生命存在，或者简单地说，它就是幸福本身。去问“幸福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幸福的，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情形本身就是富有意义的。

于是，托马森的在他的人生哲学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幸是不现实的、分裂的、僵滞的、充满恐惧的和绝望的生活；而相反幸福是现实的、协作的、运动的、安全的和有意义的生活。幸福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于是我们再回到基尔克郭尔的“自由”和“选择”的问题，如果自由是在于自己去作出选择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去作出选择的东西？从托马森的幸福人生哲学出发，答案就是：选择通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自由不仅仅是一种选择可能性，而应当是一种为生活带来质量的可能性。否则的话，自由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真正的自由，是“使一种幸福生活成为可能”的自由。于是这里的讨论也蕴含了这样一种看法：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就其特性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不幸的文化。在极大的层面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自由是一种伪自由。

在人际间的繁复混杂之中，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不幸和幸福的问题，这仿佛就是简单的人生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要分析这现象就必须澄清人生中的动机和目的，那么它们就不再是简单的现象了。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想要是幸福的”作为具体的目标，也不

可能比如说把“我们想要是安全的”作为具体目标。通过爱和被爱,人能够感到安全;但是我们无法去一了百了地“想要达成就达成”。这里也牵涉到我们能不能碰巧遇上那合适的对象、牵涉到运气和偶然性。所以,对于“一个人怎样变得幸福”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简单而普遍的答案。幸福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人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每一个单个的自我必须根据他自己的前提条件、他的天性和他所处的环境而寻求去实现一系列他自己本质的可能性。

《不幸和幸福》中的人生哲学,围绕着人的生活(关于什么是人生中的幸福和不幸),并且首先把基尔克郭尔作为启迪和交流对象而展开讨论。上面已经作了简介,《不幸和幸福》从对五对基本概念(“不现实和现实”、“分裂和协作”、“静止和运动”、“恐惧和安全”和“绝望和意义”)的分析出发,进入基尔克郭尔的人生哲学而进一步进行展开(基尔克郭尔所批判的审美人生标示着其中的那五个否定面)。书的主要构成是五章,相对于生活、艺术而对这些概念进行讨论比较,并且也以有趣的例子联系到其他哲学。虽然这是一部哲学专业著作,但它具有着一种清晰的、集取了各种生活经验并且启迪人生的表述——这样,无需通过艰涩的哲学专业解读,读者也一样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有着天赋而又专注于生活的思想者对于“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的阐述。

最后,对“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我想,作者所给出的回答是:“幸福是带有生命喜悦的顺其自然。”

注 释

1. [恐惧](Angst)在德语和北欧语中都叫 Angst;而基尔克郭尔的 Angst 在英文中一般被翻译为 anxiety 和 dread,但是绝对不可翻译为 fear(畏惧)。在中国的哲学学术传统中,也许人们是使用“畏”,但是“畏”是有对象的,我认为以之来翻译恐惧(angst)是不妥的。而如果我们在翻译 angst 时用了“畏”,那么,畏惧(frygt)的翻译就混淆了,也许人们会用“怕”这个词,但是怕和畏在中文中是没有 angst 和 frygt 的这种差异的,所以,我决定使用“恐惧”和“畏惧”这两个词。在一些中文的基尔克郭尔传记和海德格尔翻译

中,我看见有使用“畏”或者“畏惧”来翻译 angst 的情形,但是我不会让这种情形在我的翻译中出现。

2.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我为《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所作的译者序:

基尔克郭尔自己在《概念恐惧》中说:“为此我必须指出,这个概念是完全地不同于『畏惧』(Frygt)和其它类似的概念:后者是指向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恐惧』则是那自由的现实性作为那可能性之可能性”。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区分:『恐惧』(angst)和『畏惧』(frygt)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恐惧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就是说要么『恐惧』的对象是无形的——比如说『为命运而恐惧』、『为将来而恐惧』,要么是没有对象的)。但是畏惧是很具体的对象的,对敌人的畏惧、对严刑拷打的畏惧、对上帝的畏惧、对父亲的畏惧、对火的畏惧,等等。比如说对上帝的畏惧——『敬畏』,是属于『畏惧』定性的一种,而基尔克郭尔另外著有《畏惧和颤栗》,在之中亚伯拉罕的畏惧就是指那种敬神的畏惧。在基尔克郭尔的哲学思想中,『恐惧』这个概念有着一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关于『恐惧』这个概念,基尔克郭尔说:“『恐惧』是一种同情(好感)性的反感和一种反感性的同情(好感)”(《概念恐惧》)。

在『恐惧』这个概念中所涉及的是一种人的内在关系,而与外在事物绝无关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恐惧——不管男女老少。按照基尔克郭尔式的基督教说法,甚至一切在自然界里都有着恐惧的倾向——世间万物处在恐惧的状态中并且期候从之中解脱。(关于这种『恐惧』,基尔克郭尔在《概念恐惧》的第二个章节里写有一个小小的章节“客观恐惧”。)

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究人的主观恐惧。人有恐惧并不标志了人的迷失,相反正是恐惧为人给出一种定性:他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更多』,更高于『自然的』。正是因为这种『更高』,使得人具有主观恐惧。恐惧总是在人的身上,一方面它潜意识地存在、并且和人的本质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另一方面,在人要做出意志行为、作出选择时,它就会在人的意识中公开呈现。这恐惧可以是长期地隐藏着的——它使人处在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无法快乐;也可以是突然地爆发的。在这种恐惧中,人因为他在那『存在』之中的处境而不安、而恐惧:他被外在的自然包围着、被内在的本性渗透着。这不是什么具体的威胁物,不是那种直接使人对之有所畏惧的东西,而是一种莫名的『不祥感』使得他无法安宁。但与此同时,在那之

中却似乎又有着一种更高的东西，一种超越终极的东西；人通过恐惧的隐痛而感受到这种东西，并且正是在那『恐惧』的瞬间这种东西会向他显现；而那宗教之光也正是这样地被投入到了人的灵魂中。所以，哪怕是在最强烈的恐惧之中，在那剧痛的同时总会有这一种魔幻般的吸引力——仿佛是被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笼罩。正是因此，那恐惧同时有着一种可怕的和一种使人迷恋的感应力。如果我打世俗的比方：处女在其初恋中的失贞前的忐忑不安、童男最初体会到爱情时的患得患失、一个年轻人决定去进行一个目的地不明的流浪而踏上旅途时的百感交集，等等，这是一种恐惧，虽然不一定是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恐惧。

在宗教性的选择边缘上，这种主观恐惧使人感觉如履刀锋，而锋刃划出两个世界来：一个是由自然本性决定的内心世界，另一个则是由更高的精神所展现的世界。『恐惧』对于『人』是一个关卡，一个岔路口；在那关卡后面的路途不是象在金三角那样简单地要么通向老挝要么通向缅甸——在『恐惧』的关卡上『人』不得不选择：是选择精神，进入『自由』的领域，还是继续停留在那被自然本性桎梏之中。

引言

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追求幸福,今天我们则狩猎着自由,然而每一个人在其幸福之中才是自由的。如果一种自由是被免除了幸福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是傲慢自大,就是那不幸的俘虏。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其自身的目的,而我们的文化以这种『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魔鬼。这就是这本书中潜在的文化批判性的主题。

这里的第一主线索是从概念上阐明这不幸和幸福;如果没有这不幸和幸福的概念,那么自由就会在其自身之中迷路。这不仅仅是关于那美好的生活,而且也是关于那最高的善,然而,注意:道德对之也有着发言权。

对『那最高的善』的讨论属于哲学的经典内容。对于希腊人来说毫无疑问,——生活的目的是幸福,而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个讨论已经继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在现代性的参与之下,它有了一种特征性的变化。幸福被悄悄地从舞台上驱逐出去,而概念『自由』则取代了它的位置。自从德国唯心主义出现之后,对幸福的反思变得很罕见,不过,它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哲学论坛。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索是对基尔克郭尔¹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讨论和批判。大多数关于基尔克郭尔的文献致力于阐释,但讨论很少,我在这本书中的意图则正相反。

在首要的意义上,基尔克郭尔并非是『幸福』²的哲学家,而是『自由』的哲学家,因此,在关于不幸和幸福的问题上,把他作为讨论对手,这看起来就仿佛是一种悖论。但是我在这本书中还是这样做,主要有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所谈的那种自由是那基督教信仰之中的存在，他将之解读为真正的喜悦或者说是极乐至福，而与之对立的是那审美存在的根本绝望。³ 所以，虽然基尔克郭尔使用的是另一个词，他却因此而仍旧是一个『幸福』的哲学家，或者说，特别地是一个『不幸』的哲学家。因为，他把那审美的人生方式作为绝望和不幸，而在他对这种人生方式的批判中，他就“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个问题给出了发人深省的启迪。

这里要补充的是，基尔克郭尔有这样一种在人生哲学方面的资格：根据我的判断，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地出自如此深入的一种洞见，以如此深入的一种方式对生活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

我所理解的基尔克郭尔，——正如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一方面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批评家：他对所有那些将其生活内容和意义建立“在那可是可否的东西上”(3,208)，建立在那种能够失去而不在人的控制之中的东西上的生活形式进行着批判，这些生活形式构成了所有审美的生活阶段和审美的存在领域。这之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尖牙市民，也包括了所有非常规的生活享乐者——从纯粹的直接性到深思熟虑的花花公子，后者诸如基尔克郭尔在诱惑者约翰那斯的形象中所描述的。这里有必要再补充，那审美的绝望绝望地注目着万物的生灭流转，却无法找到别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捍卫者，他捍卫那种把生活建立在“那在本质上属于『去存在』的东西”(3,208 及以降)上的人生观。在第一个回合是那由法官威尔海姆所代表的伦理阶段，然后是不断升级的强调——那宗教的存在领域，而最根本的是向着那基督教的存在领域。

基尔克郭尔把那些审美者的生活存在特征描述为不现实的、分裂的、无聊的或者静止的、充满恐惧的或者绝望的。这是他们的不幸中的中心环节。如果我们把这些定性反过来，那么『幸福』的特征就可以被描述为现实的、协作的、运动的、安全的和富有意义的。这就是本书的根本论点：不幸和幸福是通过这五对概念而得以定性的。它们构成本书的前五章，而第六章则概括和深化这十种存在主题在人的存在中

的位置。

我对基尔克郭尔的批判在于一种对存在主题的不同理解——因此也导致了对于那最高的『善』的不同理解。他持续地强调,幸福、不幸和命运都是一些审美的概念,因此这些概念也就只有着有限的有效性。与之相反,我则把幸福和不幸理解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定性。

自然,把如此之多的东西建立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上,这无疑的是会引起忧虑的,因为每一样要被清算的东西都被用来清算他的东西相联系。我自己意识到这种危险,但是本书的思想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基尔克郭尔的世界。在基尔克郭尔之外,许多其他哲学家也扮演着他们的角色。而马丁·海德格尔则有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把基尔克郭尔的思考主题推得更远——但是这种推进是以一种在我看来是无法成立的形式而开展的,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对存在的基本概念的描述进行了有益的加工——诸如意义和真相。

在本书中,所有引文都是以丹麦语给出的。用到的一些外语文献,则是由我自己翻译的。海德格尔奇特的德语差不多是不可翻译的,所以大多数对他的引用我也以德语列出。另外那些有关海德格尔的章节有一种题外文字的特征:它们可以被跳过,或者读者可以直接跳到该章节中讨论开始的地方。

我的意图不是阐释基尔克郭尔,而是讨论他的人生哲学。大体上看,我在本书中并不用到关于基尔克郭尔的各类文献,不介入到基尔克郭尔阅读的各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而只是保持在他自己的著作的范围内。本书也没有涉及基尔克郭尔的遗留文稿。我致力于给出中心的引文,而不是引向大多数引文所具的许多并列段落。

我的意图是哲学的。我所描述的不幸和幸福的那些形式可以被解读为理念原型,而不是在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理解。这里牵涉到的是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论以及关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

本书的各章大致是以一种类似的形式构建的。各章节对每一个主题的考究包含了对这些内容的阐述和讨论:基尔克郭尔对该主题的

理解,对该主题在实践中所假设的各种形态的一种展开,以及一种概念定性。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東西,诸如对时间、空间、生命世界和存在性的真理的解说。

本书本来包含一种对于新近的各种关于幸福的文献的批判概观,这样的一种概观并非不可能做到,因为在二十世纪相对没有很多关于幸福的文本写出,但是在没有这些批判概观的情况下本书的篇幅已经很大了,所以我只能满足于以引用文献列单来代替。

不过有两种观点,我本来是想将之更多地引入到讨论中去的,亦即最近几年对这主题的新增观点——我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值得留意的。它们是摩根斯·帕胡斯(Mogens Pahuus)的人生哲学和马丁·瑟尔(Martin Seel)的《关于幸福之形式的尝试》(*Versuch über die Form des Glücks*)。

我在这里借助于基尔克郭尔而宣示出的这种对于幸福和不幸的观点,曾经于一九七三年在《自由和社会》一书的第二章中被我第一次提出。现在我再提这种观点,则是一个经过精心推敲之后的版本了。这本书本来应当是一本小小的、迅速写成的关于幸福和善良的书。但是后来我却发现我有更多关于不幸和幸福的东西要谈,远远超过我原来所想的。本来我并非想要重复《自由和社会》中的东西,但是这种重复只能被部分地避免。

在一些其他文本中我曾经触及了本书的许多主题。然而我极力限制了对这些文本的引用——对它们的引用也仅限于标题。引用的各种文献的标题和其他介绍列在书后的文献列单中。

本书中的一些单个部分曾在以前发表于其他相关方面的文献中。这一类主要是指在第二和第三章中的一些关于时间的段落。

这里用到的基尔克郭尔引文是出自第三版的丹麦文《基尔克郭尔全集》。引用时带有卷码和页码(3,208)就是指丹麦文《基尔克郭尔全集》卷3·208页。新版的《基尔克郭尔文稿》将在今后成为标准版本。在我修改完本书的时候,新版的《基尔克郭尔文稿》开始出版,而我决